

情海扬帆



出版社

香馨系列丛书

情海扬帆

香港·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 7 号

责任编辑:王彬

封面设计:天一

香馨系列丛书

情海扬帆

香港·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 印张:8.75 字数 178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7-80595-093-8/I·41

总定价:53.88 元

本册定价:8.98 元

内 容 介 绍

求婚求到你昏……

娇小任性的李梅艾一踏上赴英游轮，便遇上了潇洒挺拔的某国珠宝商赖文祥。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他俩之间蔓延着……。

狂妄自大的赖文祥突然向梅艾求婚，对爱情有着浪漫憧憬的梅艾却立即以互不相爱为由，一口回绝。但他并不气馁，多次求婚，决心使这一段海上情缘驶向海的彼岸……

1

“就站在那条线上。对了，先生。好，笑一个。”

赖文祥没有笑。他在照相机按下快门时灵巧地往旁一站，他身后一位游客反而莫名其妙地被拍了照。

“混帐！”一股极轻柔的女性声音嘀咕了声。他回头望，说话的女孩正提着两个时髦的新行李箱及一个背包，步履维艰地穿过甲板走道朝他的方向走来。

“我能效劳吗？”他在那蹒跚的身影擦身而过时问。他伸手拿靠近他的行李箱，料想她应会感激的接受。

他轻触到她的手时，那娇小的脸蛋上有双黑色眼眸狐疑地望着他。她不甘心的放开手中的行李箱时，他看到她屏着气，不禁有些不悦。

“我不会咬人的，”他脱口说出：“不过若你认为我会咬人，那边有搬运工人，我通常都找他们帮忙。”

那年轻女郎闻言，迷人的粉脸不禁泛红。“我相信你不会咬人。我也知道那边有搬运工人，谢谢。但刚才我要上船时，有一个满身酒臭的搬运工，一直朝我身上挤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来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文祥说着，端详那女孩虽小但棱角分明的坚毅下颔。“我可以保证，我早餐不喝酒，而且我暂时也不打算硬往你身上挤。所以你应该可以将行李托付给我。”

“当然，谢谢。”她附和着，但无法掩饰心头中的不情愿。

“好。”他对她的犹豫视若无睹。“你的船舱在哪里？”

“第三层船吧，我想。”

走道上一个穿着制服的人笑着告诉他们，她的船舱的确是在第三层。文祥将他自己的手提箱夹在腋下，面无表情地从她毫无反抗力的手中接过另一口箱子，朝桔黄色的电梯门走过去。

“你刚骂混帐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在电梯门关起时问她。

“什么？你在说些什么？”她抬起娇小的脸蛋，不解地翘高鼻子。文祥心头为之一震。

这就对了。怪不得他觉得这个泼辣的女孩很吸引他。他现在一想，就理解到，那鼻子很眼熟，还有饱满的唇及颈后迎风吹拂的短发。他一手抚掌下巴，将她全身上下彻底端详了一番。她视若无睹，迳自木然地望着面前的门。

嗯，她比他想象中要娇小，称不上漂亮，但别有一番韵味。他记得，她一向如此，虽然上次他们见面时，她也是像这次一样提防着他。只是现在她还没认出他……

他以手指漫不经心地在他腿中敲打着，搭这艘“超级三号”由目的地，需要六天的行程。在远离尘嚣的船上，六天宛如一辈子。也许，在经过十一个月后，他已有心理准

备……不行，没有必要太急躁。这位记忆中可爱的小精灵或许会是个有趣的插曲，但他可以等。

“怎么样，你刚说什么混帐？”她皱眉瞪着他问。

文祥将思绪拉回眼前。“摄影师没拍到我时，你说了声混帐。”他解释。

“噢。”电梯震了一下，停在第三层舱上。“你闪得太快，我被拍入镜头了。我那时嘴巴张得开开的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在期盼许久才成行的欧洲之旅的第一天，我这个老妈子就被拍得像只鱼，这可不是我想给我孩子的纪念品。”

“孩子？”文祥皱眉，“别告诉我你已为人妻母了。”他提起她的行李箱，大步朝她的船舱走去，她得跑步才跟得上。

“你大概要说我看起来太年轻了，”她赶上他后不假辞色地说：“这种台词对有六个孩子的三十五岁母亲或许适用，但对我不适合。我的年纪还不够大，不适合被奉承。”

“嗯。”他眼神锐利地瞥视她。这个古怪又出人意料的女孩，看来不像是历经沧桑的少妇，而且她的口才犀利，得理不饶人。这使他觉得兴致盎然，但他迟早得酌情教她知所进退。他目光停在她往上翘的鼻子上，觉得这工作倒还不致于枯燥。

“很抱歉害你被拍进去，”他说，“你一定想让孩子们看到你成为本船之花，而不是待宰的鱼。”

她又张开嘴，随后迅即闭口，清亮的眸中闪现笑意。“其实我还没有孩子。”她承认。

“我也认为你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认为我太年轻了。”她苦笑了下，“或是你只想藉此打听我的年纪？”

“我干嘛要知道你的年纪？你看来大约二十二岁，对我而言够大了？”

“不过我已经大了，而且都二十六岁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大家都说，我看起来比较年轻。”

他点头。“那更好。告诉我，你那些子虚乌有的孩子……”

“没有，”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还没有结婚。现在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整理行李了。谢谢你的帮忙。”

“我的荣幸。还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？”他依在门上慵懒地笑着。

“没了，谢谢。现在我可以自己处理了。您是……”

“赖文祥。敢问芳名？”

“李梅艾。再谢谢您一次，我们应会再碰面。”她当着他的脸将门紧紧关上。

傲慢的家伙，目中无人，梅艾心想。她告诉他名字时，他冷峻的眼眸中瞬间闪过一丝嘲弄的眼神。不过稍后她将门关上时，他的表情可不怎么开心。当然，他显然不习惯别人这么对待他。她又叹了口气，不知这个来者不善的赖先生，是否会变成麻烦人物。他显然很清楚他对异性的吸引力，她必须承认，若他真要对她展现男性魅力，恐怕她会难逃一劫。

她将一口箱子摆到床上，回想起他那微撇的嘴形，唇部略嫌不够饱满，称不上性感。

有件乳白色礼服滑落地上，梅艾俯身拾起后塞进柜子里。

怪事！那个赖文祥看起来似曾相识，但她以前不可能见过他。即使这九个月来她忘情地迷恋着明东，也不可能忘了文祥这号人物。

她坐在樱花图样的床单旁，环顾明亮的小舱房。这舱房没有舷窗，但很洁净怡人。几个星期来，她首度耽于与明东无关的幻想。

赖文祥，她思忖着，他人高马大，穿着剪裁合宜的昂贵衣着。“还有张削瘦的脸庞，一口白牙，令人心醉的黑眼眸。”她自言自语，这个帅哥的浓密长发，虽不合流行，却也别具异国风味，透露出一股野性，不知何故，她竟略觉有丝不满。连他的声音都会令人想入非非……

梅艾甩甩头，离开床铺，匆匆取出行李箱内的衣物。坐在船舱内对一个不认识的男单相思，太没道理了。现在不行，她梦寐以求的假期才刚开始，原打算要创业的积蓄都快花光了。而且，她嫌恶地想着，她最近浪费太多时间在明东身上，她已向闺中密友珊卓保证，这趟所费不低的旅游，一其作用是要忘掉爱情与浪漫情怀，以及那些表里不一的帅哥。

当时珊卓听了还取笑她！

梅艾抿紧唇。珊卓要笑尽管笑，但她的假期可不会被

高大威猛的男人给毁了。休想！

她摇摇头，将六只派不上用场的鞋子塞进床底下，砰然将门关上，出门搭电梯上甲板。

她刚走出电梯，就看到一群乱成一团的游客，围着一个面如死灰的小个子。他显然也急得茫无头绪，因为那些游客都要求他替他们换餐桌座位。

一个母亲哭诉她和孩子们被拆散了，而另一个母亲则居然抱怨她和孩子们被安排在同桌！不过，嗓门最大的是个聒噪不已的女郎。

“太可怕了。”她尖声叫嚷着，“我要求的是可以坐六个人的靠窗角落，你居然把我安排在正中央。我搭“阳光号”就不会受到这种待遇。”

那个面如死灰的人勉强挤出一丝惨笑，看来活脱像个僵尸，他解释靠窗的位子没有适合六个人的，靠角落的也没有。

“太过份了。”那个女郎摇头晃脑地瞪着那个倒楣的服务人员，“你就不能挪动桌子？”

“恐怕不行，夫人。不可能满足每个乘客的要求，我们只能尽力而为。”他带着哀求的眼神望着她，但她再度摇头晃脑，不置一词地走开。

耐艾忍不住笑出来，刚转过身，一眼瞧见一副宽阔的男性肩膀上飞扬着一头黑发。那人并没有看到她，她赶忙收回目光，沿着一座迴梯拾级而上甲板，那边可以俯瞰这艘船的前休息区。她气喘吁吁地爬到顶端后，发现上头有

一排商店。她的目光迅即被一个展示着耀眼晚礼服，及亮片皮包的橱窗吸引住。她站住脚，那尺寸看来正好合身，橱窗内的各种棉物也很适合她，如果她尚有个几千元的闲钱就好了。

“哼？”她耳畔传来不屑的声音，“廉价品，是不是？质料好差。‘阳光号’的商店高级多了。”

想必又是那个女郎了。

站这么近一看，这大小姐还真是个尤物！这位身材修长的波霸，半启微张的樱唇狐媚地笑着。梅艾苦笑着想，她干嘛来狐媚我？如果刚才她就用这一套媚功对付那个瘦小的服务人员，想必上刀山、下油锅他都愿意，更何况只是搬张桌子呢！

梅艾意识到那女郎正在看她，赶忙堆着笑脸。“我没搭过‘阳光号’，”她解释，“这是我第一次搭船旅游。”

“你好可怜哟。”

“怎么说？我来这里觉得很开心。”

“品质很烂。”女郎不屑地说。

“我不觉得。”她说。女郎又嗤之以鼻。梅艾自我辩解地说：“我母亲在英国长大，我一直想到那边去看看。所以我一看到这趟年度跨海特别活动时，便觉得是完美的天赐良机。”

几乎可算是完美的，她自忖着，脑中浮出文祥的影像。

女郎扬了扬眉，“你刚刚说完美？当然了，我常搭船旅游，所以我比较得出来，也较为挑剔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

艘船根本不能与‘阳光号’比。对了，我叫班蜜兰。”

“我叫李梅艾。”梅艾说着，伸出手，不知自己的表情是否足以表达“印象深刻”。

蜜兰颌首致意，继续喋喋不休地解释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他们送她到英国，想钓个名成利就的金龟婿回来。

梅艾正想说她认为名成利就的丈夫在英国可不是随处可见，却发现蜜兰根本没在听。

“哇噻！看那个梦中情人。”蜜兰慢吞吞地说。

在一个抱着个小孩、蓄着胡子的男人身后，有个身材修长、穿着紧身牛仔裤及T恤衫的男子，正三步并两步的爬上阶梯。蜜兰固然看得目不转睛，连梅艾也懊恼的发现，自己立刻变得屏气凝神。

其实他并不英俊，她坚定地告诉自己。他的脸太瘦而且看来色迷迷的。

尽管如此，她仍无法移开视线，蜜兰也情不自禁的上前一步。

那人越过前头的人，在芳心大乱的蜜兰侧身走到他面前时才停下脚步。眼眸上的剑眉扬了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蜜兰的梦中情人朝她淡淡一笑，再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身后的人。

美不胜收，梅艾想。连那身晒成古铜色的肌肤都令人难以抗拒，有些人就是得天独厚。

“能不能麻烦你一下？”蜜兰又在施展媚功了，“我好笨，好像迷路了。不知能否麻烦你带我到我的舱房？”她的长睫

毛风情万千地眨呀眨，当她的猎物摆明不想吃这个饵时，她顿时瞪大了眼睛。

“当然是乐意效劳，但我已答应带梅艾逛逛这艘船。我想，如果你沿着这楼梯往下走到底，会看到办公室就在正前方，他们会帮你忙的。”

“真是的！”蜜兰呼天抢地的，眼睛也鄙夷地眯了起来。“真没风度，你是……”

“敝姓赖，如果我让你觉得不够风度，我向你致歉。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班蜜兰。”

“不过，班小姐，我已经告诉你怎么走了。”

梅艾大气都不敢喘，干咳了声。蜜兰狐疑地瞄了她一眼，然后再转回头望着文祥。后者正靠在栏杆上，将头往后仰，展现了结实的颈项。他满脸无辜地回望着她。

“好吧，”她嘀咕着，又眨眨眼。“我想你的确应信守承诺。我会再见到你吧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他说着，稳健地绕过蜜兰身旁去牵起梅艾的手臂。“梅小姐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文祥的手指握住她手肘时，梅艾心头一震，只觉两腿瘫软，不自觉地朝他身上依偎了过去。然后她看到他注视着她的眼神，有如狐狸看着掌中的美味野鸡，因此她迅即挺起身来，全身戒备。

“我想你会希望目送香港岛浪漫地由地平线消逝，”他笑得颇为趾高气扬，“每个人第一次都会如此。”

“你凭什么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次？”

“就凭你眉宇间可爱的神采。”

“哼，这句台词不错，赖先生，不过恐怕是拾人牙慧。”

“我被迷昏头了。”文祥回答，但看来可一点也没有昏乱迹象。梅艾想将手抽开，但他却握得更紧，并带她穿过阳台的厚玻璃门，朝甲板走。走上甲板后，他灵巧地带着她穿过拥挤的人潮，走到栏杆旁的一个空地。

梅艾回头一看，发现他并没如她预期地驻足在身旁，而是漫不经心地斜倚在舱壁上，带着个谜样的微笑望着她。她再度被那股似曾相识的奇异感冲击着，而且因他没在她身旁而自觉被抛弃似的。

他没靠过来。船在欢笑及道别声中驶离码头时，她还以为他已离去。然后，美丽的香港开始在烟雾中渐行渐远时，她察觉他已站到她身旁。她很不自在地感觉到他裸露的手臂靠着她的肌肤，但他看起来似乎完全被眼前的景所吸引住。

梅艾也眺望着远方，然而因为身旁站了个男人，思绪不免转到明东身上，然后，又想到了李可。

李可是医学院学生，她在上班的诊所认识他。她曾为他痴狂了好一阵子，后来才发现他理想的“另一半”居然是他的室友：一个重达一百一十五公斤，而且还满脸胡子的男人！

此后，她就刻意回避、不动凡心，直到她在超市遇到明东，这才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。明东那时刚离婚不

久，站在放乳酪的货架旁，搞不清哪种牌子是卤的。梅艾替他解了围，也立刻被他的俊俏与魅力所迷。此后她的课题似乎都迎刃而解，有了明东，她的世界成了人间天堂。

结果，他们相处八个月后，才被迫接受明东无法完全属于她一人的事实。他前妻为了一个养猪户和他劳燕分飞，但他仍然难以忘情。

她想起了分手那一天，令她痛不欲生的苦楚。她所挚爱的明东，勉为其难，并带着一丝罪恶感承认，他虽很喜欢梅艾，却不想娶她，而且觉得，她与他交往了那么久，却坚持原则不肯与他同床共枕，两人便没有必要再继续交往。

梅艾当场愣住了，难以置信。她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，所以只是闷不吭声、悲伤地望着他，而他竟耸耸肩，轻轻吻了吻她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事后，她瘫坐在老旧的沙发上，两眼无神茫然望着墙壁发呆。

之后，这股冲击与痛苦稍见缓和，但孤寂感却不曾真的远离。她明白，如今只能靠自己了。这也是她现在身在“超级三号”的原因：试图重新振作。

梅艾想起了昔日的错误，抬头望着身旁的男人，他的俊俏很轻易便能让她重蹈覆辙。他正靠在栏杆上，望着汹涌的波涛，她注意到，他修长的腿及诱人的臀的确很容易令女人心动。她叹了口气，他真是令人无法抗拒，实在太迷人了。

但是，她离开工作岗位，又花了大半的积蓄参加这趟旅程，为的就是想忘掉一个与文祥一样迷人的男人，愈合

破碎的心灵啊！

“要不要像我刚答应你的，到船上逛逛？”冷静的语调将梅艾由沉思中唤回。

“你刚并没答应，”她告诉他，霍然回到现实。“那只是甩开蜜兰的藉口，对吧？睁眼说瞎话而能使人信服，大概是你的天份之一，赖先生。我想她也真的相信你了。”梅艾自认得体的皱了皱眉。

文祥笑着，拨开她额头上被风吹乱的发丝。虽然正值溽暑，她却忽然打了个颤。

“她当然相信我了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梅艾这时若有所思了，“我倒搞不懂你为什么想甩开她，她很有魅力。”

“是没错，”他边回想边笑着，“但我不喜欢被当成傻瓜，她根本没迷路。”

“是没有。但我也不认为她将你当傻瓜，你比较像……”

“好骗的人？”他淡然说着，“没错。也许我终究还是个傻瓜。算了，失之东隅，总算收之桑榆。”他明亮的黑眼珠往她身上扫过，她当然知道他的弦外之音，不禁又气又羞、面红耳赤。

好个自满、自大、又过于迷人的男子！她气恼地想着，将手臂移开使两人的肌肤不再接触。

文祥没安好心的笑了笑，握住她的肘。她再度想挪开时，他转过她的身，“走吧。”她还来不及抗议，便被他推

进有冷气的休息室。

“你很有自信，是吧？”她语中带刺地说。

“没错。”他直推着走到一座有着玻璃拱顶，漾着粼粼金波的游泳池畔才停下。池畔躺椅上全坐着疲惫不堪的母亲，而池内则是高声叫嚷、兴奋不已的孩子们。

“噢，惹人厌的小鬼。”文祥低声说着。他忽然停下来，先看看梅艾再看看泳池，来回看了几次。她看着他的眼神，刹那间意识到，他想把她丢进池里。

“你敢！”她大叫。“你试试看，我会……”

“你会怎样？希望你不要威胁我，梅小姐。我一向勇于接受挑战。”他抓得更紧了，眼中闪着挑战的眼神。

她深吸口气试图挣脱，但他的手抓得她皮肤发烫，使她动弹不得，原想痛骂他的也只得忍了下来。

“我当然不是威胁你。”她马上决定不吃眼前亏，思索着可以将他引开游泳池的话题。“如果你无所谓，我自己逛就行了。现在我想喝一杯。”

“正是时候，小艾。”他回答。

“他让梅艾觉得自己像个态度顽劣而被教训的青少年。”
“没有人叫我小艾了。”她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是没有，”文祥说：“他们都叫你梅艾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她目瞪口呆地望着他，愈发觉得好像以前就认识他。

“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你乖的话。”她被激得怒目圆睁，他却若无其事又补上一句：“乖一点，我就请你喝